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叢刊第十八號

麴 塔

町

通

信

島 板

崎 垣

藤 鷹

村 穗





想苑

塔

板垣鷹穗

塔

一

玩弄積木的兒童們，通常喜歡費盡心機，盡其可能把高塔堆起來，使牠不致崩倒。兒童心理學的專門家對於這種小孩的習性，怎樣說明，雖不知道，我想把牠看為內在於人類的心裏的本能之一，當然也是可能的。

把建築的歷史，自遠古直到我們的現代，約略回顧一看，我們就可以想到做出種種的形象的高的建築物，好像是成為象徵種種的時代相的紀念碑的樣子，殘留下來。但是在這裏面，由狹窄的意義的「實用」而必然地採用塔的形態的，可說差不多沒有。固然把所謂「實用」略，「目的」略這一類的名稱的範圍，極度擴大解釋起來，則不管是埃及的三角金字塔，不管是美國的摩天樓，自然也有適合於目的形態；可是由普通的意味來看，則牠的實用的根據是非常薄弱的。在現代世界各國作為所謂「

廣佈無線電戰」的武器，而競戰建造的鐵塔發生出來以前，從實用之點而計量正確的「高度」乃企圖建造的建築，可以說是不太有。用極端的說法來說，建築史上所留下的大部分的高塔，總都像積木的塔那樣吧。是業已內在於童心裏面的人類的本能之一，和不懂得『不可能這個文字』的權力意識結合起來，而做成的樣子的東西——這樣的看法，想來也不是怎麼無理。

不過可愛的童心的發露，在科學的歷史上，留下來幾多的插話，和這個一樣，由於種種的權力意識而來的，有時是無謀地企圖起來的建造物，在那要誇耀高度的要求當中，對於將來的建築技術，不期然而然地，使牠進步，也決不算少。凡庸的小孩們，在玩弄積木之間。拿物理的制約和順應這個制約而做下去的人類的技術，做為初步的經驗，自然而然地被教起來。如果由建築技術發達史的側面，來計量各時代的代表的塔，則在這一種不過是「遊戲」的塔的建設事業之中，在專門技術上的功績，分到相當的百分比率，那是絕無疑義的。

一一

考察考察所謂『塔的文化史』來看看吧。統觀巨大的建造物，而詳細地分析那些包含於其背景的一種的事情，一種文化史自然成立於其中，其材料也並不是限定於『塔』而已。由那所謂『希望盡量弄得高高地好看』的共通的要求而生出來的塔，除把那直接促進這個建設事業的各時代的『時代精神』

和『權力意識』純粹地表現出來之外，許容這個建設事業的，常是各時代所有的『技術』的最高限度，而且在塔的形式當中各時代的『感覺』，是非常簡明地被具象化出來的。因為這樣，所以把複雜地構成一個塔的一切的要素分析看看，自然是『偶然的東西』的混入，比較地少，而『本質的東西』的含有量，非常地多，並且要把牠抽出，也極容易。

不過，『塔的文化史』這種麻煩的研究，可以委之於這方面的專門家，我只打算在這裏發見一種玩具，以滿足天真爛漫的童心的喜悅。

把世界地圖想像爲塗上了種種的顏色以作分別的木板，而在這上面，列置着象棋子那麼大的塔的模型。先取出兩個錐體。一個有正方形的底面，是用粗石頭做成的；另一個是有點歪的圓錐體，用鐵和玻璃組起來的。把正方錐體放置於埃及以後，再把圓錐體放置於俄羅斯，可是只要用指頭一撮，就要破毀的。其次，方柱型和圓柱型的單純的塔，在義大利上面，放置得很多，唯大部分不久就把牠拿掉，結局只剩下了大理石的美麗的塔一個，和幾乎要倒的傾斜的塔三個而已。以法國和德國爲中心，頂上尖尖的精巧的塔，不知道有幾十，成長起來，鳴着小鐘；而離得遠遠的亞細亞，則自印度跨到中國和日本，有像土饅頭那樣的 *Stupa*（梵，方墳）和像竹筍那樣的磚塔以及木造的五重塔，並列着。在新大陸的亞美利加，則把華盛頓的歐伯里斯克圍繞於中，顯出種種的形態的摩天樓，密集於周圍，互相擁擠，頗爲混雜；在巴黎則把越菲爾塔夾在中間，德意志館和蘇維埃館彼此對着，卸下翅翼的

驚和肩膀相挨的人，從高高的屋脊上互相睥睨。正想到在那巴比倫的神殿的塔崩塌着的旁邊，有聖菲亞的纖細的塔殘留着，則在那蘭西的諾德達姆的鐵筋洋灰的鐘樓旁邊，有巴爾塞羅那的沙格羅達，化米利亞的怪異的塔，由着牠未完成，包圍於砲煙當中。觀測天文所用的愛因斯坦因塔和萊勃茲的紀念戰勝的塔，裝成彼此相似的趣味的裝扮；和牠遠遠相離的，則有東京的新議事堂，落下好像茂瑣羅士王的墳墓的巨大的影子。令人想像爲基子的種種雜多的塔的模型，完全排列了後，現在就拿出不知道有幾十座的鐵製的細長的塔，很快地使牠立在全世界的各地方，在最後，其中有兩座大的，放置於東京的附近。

由傍邊來想像，好像很是無能，很是無聊的玩具的樣子，可是在玩弄牠的當人看來，却是意外的快樂的玩藝。

二一

由謝那的古都的狹窄的街道兩側迫逼過來的建築物的石壁，到了盡頭，打着石段的馬蹄聲音，消下去的地方，寬闊寬闊的 Piazza (英。廣場，大空地) 忽然豁開，在由那 Piazza 看過去的那邊，巴拉租·普布李固的高塔，浴着明亮的陽光，在那裏立着。在那裝飾非連濟的洗禮堂的門扉的基比爾泰的浮彫，掩蔽着街道的塵埃，沈下青銅色的前面，說是喬德所做的本山的美麗的鐘樓，鮮麗地輝耀着

大理石的顏色，而聳立着。留下中世紀的面影的義大利都市的魅力，無論到甚麼地方去，都是和塔的印象相結合的。

在蒲羅尼亞建立留下的阿志涅爾里和噶里仙蒂的兩塔，雖然傾斜，却因為並列得很近，特別給與不思議的印象。阿志涅爾里的塔，有將近一百公尺的高度，却已完成，而噶里仙蒂的塔，則到不了五十公尺，就中斷下去。是因為太傾斜，所以由着牠未完成而停止呢？還是完成了後，因為傾倒下去，所以把上都去掉呢？這一點是不明瞭的。接壤於豪族們的住居而建築的這種高塔，是使用於那種目的呢？如果不詳細研究，也是不很理解的。不過在建築史家當中，解釋為不在實用，而是以誇耀為主的人，是相當地多。例如 Ch. Cummings 的大著：『義大利中世建築史』中，從豪族和市民的對立關係，來說明這種高塔，依照中世的都市法的塔的高度的限制，他解釋為是以同樣的社會事情為背景的，但是對於這種說法，好像是有異論的。但是看一看 C. Meati 的『義大利·羅馬涅斯克建築』，也認為從市街戰激烈的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塔的建築是有顯著的增加的事實，非連濟可以數到一百五十座的塔，蒲羅尼亞可以數到一百八十座的塔。據說有過用『好像小森林的樣子』這句話去形容塔羣的狀態，就是現在，桑·基米尼亞諾等地，也是有十六座塔的怪異的市鎮。我一看早先在蒲羅尼亞的街上所戲買的圖畫明信片，畫有塔林立着的馬馬虎虎的想像圖，作為 *Bologna ai tempi di*

Dante。

把豪族和市民的對立關係，由塔來加以解釋，或是研究關於塔的建造的由來這一類的興味，隨其自然，并非無理，是可以誘人聯想到現在美國的都市去的。我既不喜歡銜耀着想奇異的類推，也感到所謂『歷史是反覆的』這句話的厭惡，可是試做一做中世的義大利都市和現代的亞美利加都市之間的比較考察，我想不但有趣，而且有益。

四

美國所誇爲『給與現代的最大贈品』的摩天樓，是個使大都市的交通組織混亂、保健狀態惡化的非常沒有辦法的存在。數年前對此類的問題感到興味的时候，我所讀的種種的書籍當中，當時德國的都市計劃委員的 M. Ullmer 用著插入諷刺的像片而發表的『德國建築新聞』的單行本，和 W. Behrendt 做爲建築視察旅行報告而著的書籍這兩冊，在專門關係者所寫的書籍中，興味最深。

但是再反過來說，如果把摩天樓的建設事業所給與世界建築史上的功獻檢出來看，則在這當中，饒有興味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在狹隘的都市地域內的僅有的面積上，施行巨大的塔形的建築的時候，對於材料的搬運方法、構築的順序、勤勞者的交通整理、衛生設施的組織等等大量而複雜的諸件，要怎樣處理呢？——只這點上，也包含着需要一冊的著述的麻煩而有興趣的問題了。再者，高層公事房的建築採取塔形的時候，在都市建築法所許容的範圍內，要使牠有最爲效果的外觀，就需要怎樣的形式呢

？——還有這樣的建築樣式上的問題。此外，計量底地面的地價和建築體積的利用率的關係，以測量摩天樓的高度的經濟上的限度的研究，也可以作成一本很成樣的書。又，還有關於唯一的交通機關的升降機的諸問題，又有把 Terra Cotta（英，意。帶紅色的美麗磁器）和輕金屬使用於裝飾的建築意匠上的考案等等，需要注目的側面，是極其豐富的。

其他一般的社會現象，則有把這種高層建築真做一個廣告塔，從所謂『商業美術』的觀點，來處理牠的嘗試，也是可能的；把牠作為『記錄數字的國』的國民性的表現，也很有趣。一方有顯著的破壞的側面，而他方也可以看到建設的側面，因為在兩者中間，是混入了超越利害的純粹的『遊戲』的。像塔形的公事房建築這樣，既含有複雜的問題，又顯示出製作意圖的單純，這類不思議的建築，恐怕其他是不很有有的。

因為這樣，假若從古時代華爾華士大樓起，直到最近洛菲拉中心建築止，把這些摩天樓的代表作一取出，一個一個地由建築主的立志傳至都市計劃的諸問題，這一切的具體的問題，詳細指摘出來，大概可以成功一本很有興味的調查報告吧。

五

在川口所新設的放送所，是在寬廣的地面上，蓋有幾所的形態不好而粗糙的建築，排列着公事房宅

的殺風景的景緻，可是和這環境表示出非常對稱的兩座鐵塔的眺望，却非常壯大，而且快意。從日常的慰安到非常時的國防，都課牠以複雜的任務的這個鐵塔，高有三百十二公尺多，是個三角形樁桁式，有着非常細瘦的塔身。廣向三面張着的支線，分成七段，支住塔身，全體說來，是給人以簡單而輕快的印象的。但是仰看這一座，最感到有趣的，是接觸地面的絕緣部的構造。無論怎麼輕快，既然有這麼高，則牠的總量，據說是有二千七百三十噸的，塔是把牠的尖端向着下面，平然地跨在磁製的礮子上面。剛一看到，好像礮子要被壓得粉碎的，而實際上則四個地方各有四個礮子，全部計有十六個礮子，每個礮子可擔得起二百噸的重量，全部自然可以擔得起三千二百噸的重量了。對於風壓和震動，是計算到甚麼樣的安全率呢，雖然沒有機會去問一問，可是看了這座鐵塔而痛切感到的，是鐵骨構造技術的進步。

由這座鐵塔，誰也要馬上聯想到的，是越菲爾所建的那個歷史上的紀念物吧。一八八九年的萬國博覽會所設計的這座紀念碑，比川口的低有十二公尺，恰恰是三百公尺。展開 H. Priebe 所著的越菲爾評傳一看，表示越菲爾塔的建設工程的二十餘張的插圖，可以誘出一種感慨來；把這種錯雜混沌的構造，來和川口的鐵塔的簡明的結構對比一下，就是和技術上的專門科學沒有什麼緣的門外漢，也是趣味很深的。越菲爾和蘇彝士運河一樣，是殘留於近代科學文明史上的建築工事的巨大的紀念碑，一面回顧着爲榮耀於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博覽會建造物所誘致，鐵骨構造的技術因而發達，一面仰視川口的

鐵塔，更是禁不止想起越弗爾的功績。

越弗爾設計高塔時的意圖，恐怕就是從數千年的古昔以來，潛藏於人類的本能中的，向着『高的東西』的希求，可是從這種地方發達出來的技術，至少是成爲一種貴重的實驗，使現代全世界中，純實用的高塔的建設，得以可能。

從今以後，只要歷史繼續下去，帶有新目的的新形態的塔，恐怕還要繼續建設下去。但是只要不是打算把愚昧的空想和律義上的教訓混和一起的威爾士派的電影的作者，大約不會想要把那種規模去表現於形態上的。

（「思想」昭和十三年五月號）

（洪炎秋譯）

麴町通信

島 崎 藤 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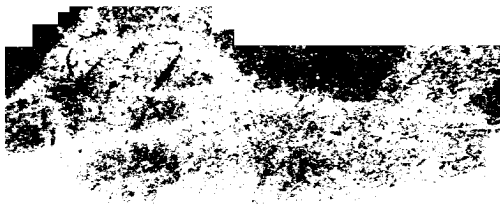
人要到了四十幾歲的年輩時候再沒有什麼有趣不過的事，同時也可以沒有無端地遭遇忽喜忽懼的事。也就是所謂不惑之年，今生的行旅之心也有了安頓了罷。也與少年時代不同，打開了觀人於微的眼目，也知道去應接日常緊迫而來的刺戟，正可說是血氣鬥狠之勇猶存而悲天憫人之念獨深的年輩。在這個重要的時代，自己要是聰敏一點想必能够留下了會心之作。但無論如何，自己的行程是十分

的艱難，瞻念前途每爲哽塞。到現在而迴顧當時，乃是一生之牛過得最最寂寞的歲月。我的四十年代差不多在眼淚之中過去的。有幾年竟欲以性命作孤注的抵擋，戰慄於急劇的運命。有幾年發見自己遠去異國遇着漂泊者的生涯。有幾年又是閉居着，孤坐着，謹慎着，只好在幼小者的撫養上面煩纏住了自己的心。這是由於自己一度的蹉跌云云，仍有不能自圖其說之處的。有時候我會把它看作了父親遺傳下來的憂鬱病。這麼說的我，在遇着三十年代的時候也做下了好幾件工作，而且也像有人對我怎麼稱道道，但是，這只是從所寫的分量上可以說得，至於僅不過開拓下一點點可說是自己的藝術似的那個藝術境地，乃已是走進了五十歲年輩以後的事了。自己是這種樣的蠢笨法。

環顧左右，與自己一起出發走路的伙伴之中早不在人世的人已有好多。我也好好地想法子過此殘生罷。去秋十月十六發病以來在我身體上所受的打擊也是非常之深。門病正已六閱月，有一位訪問客對我這麼說的玩，乃是今年四月間的事。住在虎門的馬島醫師，川越的加藤醫師，這兩位承他們一直來診視我的病軀，尤其是加藤醫師又有親戚關係，最近又從琦玉縣那邊出來望病，說病已大愈而頹健則尙屬遼遠。再沒有比之希望大患後的恢復期那麼焦燥得厲害的了。譬之平常人一天走得了的路程非用三四天慢慢地走去不可。可是，比之有一時期仰臥在枕上取出舊摺扇來看看，又或者背誦一下「心心見春草」那種古人的詩句以此來僅不過寬慰一下的，想起來已能迎候到編得自選著作集一部的今日，在我自己也算是無上的喜悅了。

（隨筆雜誌「新風土」昭和十三年七月號）

（蘇生譯）



館
刊
號

SKBC
MG
TU-098.2
1